# 背负感情的债

天仁公司是香港数一数二的大贸易公司。因业务上的关系，所以往来的电话频繁，其铃声不绝於耳。

天仁贸易公司的待遇、福利好，虽是工作忙碌点，但是人人均极盼望在此谋个职位，以为安家立业。

公司里为了提高上班时间中工作的效率，和避免男女间的无谓麻烦，所以明文规定，男女职员不能谈恋爱，要

的话只能向外发展，事实上，愈是禁令，愈有人尝试。

沈建华，是个三十出头的小夥子，长的帅，人缘又好，在公司里是主任级，所以是女孩子心目中所欲钓的金龟

婿。可是，他生性好色，是个感情骗子，因此毁在他手里的女孩子也就不知凡几。

这是一个发生在多年前的真实故事，故事的主角就是沈建华。

李秘书，麻烦你立刻通知各部门主任，半小时後到会议室开会。」总经理在办公室里用电话向李小姐交代。

「好的，总经理，我立刻照办。」一时铃声大作，各级主任均接到要开会的通知。

开会前，沈建华告诉助理崔美玲，将要开会时所要报告的资料整理之後拿了过来。

沈建华偷闲点上了一支烟，他悠闲的吐着烟圈，然而烟将抽尽，一看手表，离开会的时间只剩五分钟，可是助

理的资料仍未送过来。他取下听筒，准备拨电话去催促，就在此时，背後传来一陴如银铃似的声音∶「这是您所要

的资料，沈主任。」他接过了资料，匆匆地就要赶去开会，临走前说∶「下班後，老地方见。」美玲闻言，

脸儿发红，含情默默的点了点头。

沈建华仍不放心的说∶「这个会不会开的太久，晚上不见不散。」美玲「嗯」了一声，笑了笑，就走了开。

时间在忙碌时，似乎特别容易打发。四点半一到，下班铃声大作。全办公室的男女职员大家都高兴得叫了起来，

一边收拾手边的工作，一边大声的在谈论，下斑後要到那里去玩，正吱吱喳喳个不停。

美玲收拾了一下东西，匆匆的就回去了。

她住在离公司不远的一个公寓里。

打开电唱机，她兴忡冲的去准备洗个澡。当她脱衣服时，对者镜子欣赏自己的胴体，不自觉的笑了一笑。

她的确有值得骄傲的地力，因为她有着女人天赋的本钱。苹果脸型，散发出清新脱俗的气质。弯弯的眉毛，勾

划出优美的形状。樱桃似的小口，看了真使人忍不住想吃一口。长发及肩，柔顺而平滑的依偎在赛雪的肩上。皮肤

看似只要吹弹一下，便会破了似的。

她的手不自觉的随着音乐的节奏从头一直抚摸着下来，当她触及那高耸的乳房时，不自觉的颤抖了一下，一阵

舒服的感觉流过心头。她再碰了一碰那红红乳晕中心的乳头，这股电流就更强了。她再顺着下去，摸到了那青草萋

萋的小腹下端，让她有股冲动。

拨弄一下那花蕊般的阴户，感觉有股暖流流了下来。她不自觉的自言自语∶「待会你就会吃饱了，不再叫饿了。」

发了一会呆，好像若有所悟的吃吃笑了起来。於是急忙的进入浴室，仔仔细细的洗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遗漏。

再刻意的打扮了一下，便走了出去。招了一辆「的士」，说了一个地名，就上车走了。

公园内的凉亭下，站着一个西装笔挺的美男子，手上叨着根烟，他频频的渡着方步，也不时的看着手表，好像

在等人似的。

远处突然出现了一个身着白色洋装的女孩子，只见她三围匀称，小腿是雪白无暇，不难想像其他的部位如何了。

这个女人，一进入公园即边走边瞧，而当她发现不远之处，凉亭下的那个男人就是她所要会唔的情人，脸上便

露喜色，毫不犹豫的就冲了过去。

两人一见了面，立刻拥上前去，深深的吻了一下。长吻过後，建华开口道∶「美玲，怎麽那麽久才到呢？我

还以为你不来了。」「建华，我怎会不来呢！上下班时间车太拥挤，才会慢了几分钟，你不要生气嘛？好不好

嘛？」一连串的撒娇，纵使有天大的火气也得散了。

两人搂着腰在林荫道上漫步，夕阳的馀晖洒落下来，是如此的美。

「美玲，我决定跟我太太离婚，然後我们两个结婚如何？」建华长长的呼了一口气，似乎是下了很大的决定。

美玲喜形於色，但又沈下脸来说∶「建华，你对我太好了，但我不愿因为我而破坏了你的家庭。」两个人

沈默了一会。还是建华先开口∶「美玲，我们不要管这些俗事，到你那吃晚餐如何？」美玲兴奋的说∶「好啊！

走，我们回家去吃晚餐。」於是两人手牵手的回到公寓去。

美玲忙上忙下的准备着晚餐。

建华已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了。

饭桌上，美玲特地准备了一瓶白兰地，两人对酌着。经过酒精的充血作用，美玲原本雪白的脸上，泛起了一阵

红晕，在烛光下，更是引人遐思。建华一把把美玲拉过来，美玲也顺势的把身体依偎在建华的怀里。

在餐桌的烛光下，更让人感觉美玲有着一种使男人无法抗拒的魅力。建华软玉温香抱满怀，有种飘飘然的感觉。

他虽是情场老将，也不禁有点气喘起来。

建华喝了一口酒，俯下头，想把嘴里的酒送到美玲的口里。

美玲假意的娇着∶「坏人，也不柏脏，老是欺负人，人家不来了。」但还是一口一口的吞下建华口里的酒。

两人又是一阵的热吻。

在这小房间里，处处散发着一种幽香。尤其是美玲的身上，更是散发着那少女的体香。建华如何按捺得住，於

是张开魔掌，在她的娇躯上，往来的游动着。

开始时，美玲还强忍着趐麻故作欲迎还拒的推托。但不一会儿，只感全身难过，口中只是似痛苦而快乐的哼着。

建华不愧是情场老将，轻轻的解下美玲的洋装，里面紧剩下那半透明的乳罩及三角内裤。乳头已受到刺激而涨

硬，乳晕的范围渐渐扩散。芳草若隐若现，全身皮肤雪白，真是令人目不暇接。

於是又轻轻的解下美玲的乳罩，俯下头去，用舌头舔着乳头，用另一只手去褪下她那唯一仅存的防线°°内裤。

终於，美玲成了一头小白羊了。

建华一边交互的舔着双乳，一只手探到那已春潮泛滥的花苞去扣弄。只弄得美玲她不住的扭动，口中哼哼有声，

嘴巴说不要，可是却把身子猛往他的身体紧靠。

建华给她这浪态剌激得有点受不了，到了此刻，建华眼尖，知道已是时候，於是三扒两拨的脱下衣服。

美玲突然低吟着∶「建┅┅华┅┅不要嘛┅┅不要在这┅┅里。」她好不容易的说出心里话。

建华笑着点头说∶「怎麽，那要到哪里呢？」口中说话，手上动作可是不停地捻、扣、拍、搅都来。

美玲涨红着脸说∶「坏人┅┅明知┅┅人家说┅┅什麽┅┅偏又逗人┅┅人家┅┅不┅┅来了。」到了这个时

候还在撒娇。

建华突然停了手，说∶「好吧！不来就不来好了。」说着真的就不动了。

这下可把美玲急坏了，正在兴头上，怎堪突然停止。

「好哥哥┅┅人家不敢了┅┅我走不动┅┅抱我到房间去。」建华笑着说∶「哪里不是都一样吗？」说着

说着又动了起来。

美玲再也忍不住的哼叫着∶「哥┅┅痒┅┅人家好痒┅┅痒┅┅痒得┅┅人家┅┅快┅┅受不┅┅」一面苦苦

哀求一面扭动纤腰，又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。

建华又逗着她说∶「哪里痒？我帮你抓抓！」美玲愈扭愈厉害，就好像不能忍受那趐麻的味道∶「你┅┅

坏┅┅坏死┅┅了┅┅明知┅┅道┅┅人家┅┅那里┅┅难过┅┅你┅┅竟然┅┅还逗人┅┅」建华见她实在

是忍不住了，於是把她放在椅子上，自己迅速的解去西装裤，仅留一条内裤。美玲竟然急不及待的扑上来，握着那

翘起了的阳具，一边套着阳具，一边脱下建华的内裤，俯下头用樱桃小口含住了龟头建华只觉马眼处似乎有股热流

直往上冲，深深的吸了口气，把欲火狠狠的给压抑住。

美玲一手在握，她是在品尝香喷喷的香肠。只见她用嘴套弄着，又用舌头刮着龟头，一吸一放，只把她的嘴塞

得满满的，一只手不由自主的扣弄着自己的阴户。

建华看她那浪得出水的样子，自己的阴茎也正急迫的充血，已到无法忍受的地步。於是扶起美玲，然後把她放

倒在地上吻着她的乳头，提着阳具就要闯关。

美玲正觉需要，於是用手把阴户上的花瓣拨开，以便让大蜜蜂顺利采蜜。

建华深呼吸一下，挺着阳具叩关而入。美玲只觉一支火热的铁棒，充满了那极需开垦的花园，建华靠着春潮的

泛滥而顺利的进入禁区。

只听美玲呼叫不停∶「哼┅┅好舒服┅┅好硬┅┅哦┅┅好┅┅挺┅┅」呼声是如此的让入消魂噬骨。

建华臀部一抬，向阴户顶了一顶，问道∶「舒服吗？」美玲媚眼半开欲语还羞地说∶「嗯┅┅美死了┅┅

简直舒服透了┅┅哼┅┅死冤家┅┅你快使劲┅┅呀┅┅我要┅┅我要你插得我┅┅我舒服┅┅又┅┅快乐┅┅嗯

┅┅」美玲这时的阴户被涨得满满的，淫水如泉似的溢出穴外，把饭厅的地毡都弄湿了一大片。美玲的小嘴儿

也忍不住又浪哼起来了∶「唔┅┅顶得我┅┅我┅┅真美┅┅美妙┅┅哼┅┅」「华哥┅┅你是我的┅┅

亲丈夫┅┅我┅┅我不能┅┅没有┅┅你┅┅」建华不停的抽插着，经过了四十多下，建华也开始喘息着。他

知道一时美玲还不会泄，所以，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，改用九浅一深了。

这时的美玲本来是次次到花心，美不堪言。突然感觉到好空虚，只觉好久才那一下是最舒服的，於是死命的按

住建华的臀，自己也着腰相迎。

建华见她如此淫浪，有心吊她的胃口，於是停止抽送，把个龟头在穴口一沾一放，就好像姜太公钓鱼离水三寸

似地。

此举可把美玲整得苦苦哀求∶「别逗人┅┅人家了┅┅人家穴里┅┅痒┅┅痒死了┅┅达令┅┅你┅┅你好狠

心┅┅要干不干的┅┅我┅┅我会被你┅┅急死的┅┅」建华知道美玲已经到需要大干特干才能止痒的地步了，

於是建华改用五浅五深之法，两手按着美玲的双，又用手指去捻乳头。

这下美玲只觉得比刚才舒服多了，但双乳所传来的需要并不能完全解决。美玲死命的勾住建华的颈子，在建华

的耳边浪叫着∶「建华┅┅我快受不了┅┅我快疯了┅┅你┅┅弄死我┅┅干死我吧┅┅求求你┅┅唔┅┅快

┅┅快用力顶┅┅不要拔出来┅┅我要┅┅啊┅┅啊┅┅」建华知她再也不能用缓插法满足，於是开始次次尽

根，次次着肉。只听「啪啪」的肉击肉的声音，绵绵不绝。还有阳具深入抽插时所带来与春潮的「扑滋」声，构成

了交响乐曲。加上那声声的低吟，可让人荡气回肠。

美玲此时已置身欲仙欲死的境界，身心畅美得难於形容∶「哎┅┅我┅┅我会乐死了┅┅喔┅┅又趐又痒

的┅┅穴心┅┅好痒┅┅好痒┅┅唔┅┅水┅┅水又出来了┅┅啊┅┅建┅┅你┅┅真行┅┅我┅┅我太爱你了┅

┅呵┅┅求求你干┅┅干死我吧┅┅不要┅┅不要离开我┅┅」建华全身上下，已是汗如雨下∶「美玲，你简

直是座火药库，你都快把我给炸了。」他吻着她，一股热气直透到她那敏感的毛管去。

他激动得全身哆嗦，美玲情不自禁的，死搂紧了建华。

建华这时抽动得更快，而且更疯狂了，冲刺得更急，似狂风又似暴雨。美玲终於忍不住来自内心深处的快感，

她浪呼大叫了∶「建华┅┅你真好┅┅咬哟┅┅你是不是要摧毁我┅┅啊┅┅啊┅┅我挡不住你了┅┅唔┅┅

我┅┅受不了┅┅受不了┅┅又趐┅┅又麻┅┅又痒┅┅啊啊啊┅┅呵┅┅」美玲似进入了真正的神仙世界，

她咬牙切齿地浪呼急叫着∶「啊！对了┅┅哼┅┅好美┅┅真┅┅舒服┅┅再用力顶┅┅哦┅┅不┅┅不好了

┅┅我┅┅我要死了┅┅哎呀┅┅」美玲耐不住高潮的冲动，终於出了精。

美玲那股热阴精，直射到建华的龟头上，烫得建华不由得阵阵趐麻，马眼一麻，大鸡巴猛然抖了几下，精液便

热呼呼的直射到美玲的子宫里。

美玲受了这一股热精冲击，全身又是一抖，泄了第二次精水了。

一时整个房间都静了下来，只听到喘息声。两人竟在饭厅地上，疲倦的睡着了。

清晨只见阳光普照，又是一个好天气。

沈建华坐在办公室的座位上，恢复了一天的忙碌生活。偶而他的色眼四处张望，看看公司中有那些女人比较容

易上手，顺便也欣赏她们的胸部此起彼落的乳浪。

突然，他接到一个怪电话。

「沈建华，你的好事干多了，你的良心何在，希望你要保重，也要安份点，否则你的饭碗恐怕会保不住的，哈

┅┅哈┅┅」讲完话，把电话就给挂了。

建华连连激动地叫了几声，知道对方把电话挂了，突觉遍体生凉，原来冒了一身冷汗。他知道，只要事情发了，

他的主任位置立刻换人。这个缺可是人人抢着要的，要再找如此的工作也是很难，这也莫怪他会冒一身冷汗的原因

了。

坐在远远的美玲无意中看到建华在发呆，她带了一本卷宗，藉故走了过来，问道∶「什麽事，让你失了魂？」

建华摇了摇头说∶「待会到会议室去，我有话跟你说。」美玲点了点头走了。

建华决定找到这个打电话的女人，他要好好的惩罚她。

美玲找了一个藉口，偷偷的溜到会议室去。建华随後就到，美玲迫不及待的拥上去，两人深深的吻了一下。

建华开口道∶「我接到一个怪电话，存心威胁我。」美玲是个温柔体贴的女孩，她静静的听建华说出事情

的经过。想了一下，美玲突然开口道∶「乾脆，我们分开好了。免得你为难，我想这事是因我而起的。」

建华本想说的话，竟被她先说了，反而不知该怎麽说才好，摇了摇头说∶「不，我要和她周旋到底，看是她厉

害，还是我高明。」「我不要和你分开。」美玲听在耳中，无比欣慰。因为她是真心的爱着沈建华，她何尝又

想和他分开呢？

於是两人又吻了一下，然後分前後的离开会议室。

一整天，建华为这件事伤透了脑筋。他开始观察每一个女职员的动静。突然她看到一个风骚女郎，直对他眨眼，

他虽老手，也不自觉全身发热。

这个女人是会计科的助理会计，人长得很妖娇，体态很啧火。建华早有泄指的念头，只是苦无机会。现在她

竟然自动的抛媚眼，直乐得建华心中猛跳，他也回了一个笑脸给她。

突然，那女的走了过来，丢下了一张宇条，只见字条写着∶「亲爱的，我已注意你好久了，到现在你才发

觉我，死没良心的，今天下班後，我在丽都咖啡屋等你，不要让我失望哦！」署名巧云。

建华看到这张字条，真是气血贲张，不由让他连想到她那丰腴的三围，在乳罩下的乳峰把胸前撑的高高的，腰

儿不细不粗，配合着圆鼓鼓的肥臀。啊！简直无一处不是美的造化。

他想的入迷，不知不觉，胯下的大鸡巴把裤子撑的像一面国旗。

这种光是凭空想像，而看得到，吃不到的滋味是很难受的。他「唉」的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∶反正晚上就能探

个究竟，何必做白日梦呢！

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溜了过，下班的铃声乍响。建华急急忙忙的把办公桌整理了一下，即起身走向停车场。

车在路上开着，可是他的心早已飞到丽都咖啡屋的潘巧云身上去了。

一边开着车，一边咒骂着∶「真奇怪，今天的车子怎麽那麽多？真是讨厌死了！」其时是上下班每天的车

子都是如此拥挤，只不过是他今天的心情不同罢了。

建华只觉好不容易才把车子开到丽都。把车泊好之後，他三步并两步快速的走入咖啡屋内。

里面的灯光昏暗，但他放眼一瞧，即看到站在不远的潘巧云。她起身对他招手，建华立刻走了过去，坐落在她

的身旁的大车座的座位。

眼前摆了两杯咖啡，这是她预先叫好的。

建华拿起他面前的杯子，啜了一口，说∶「真抱歉，下班时间车子多，让你久等了。」巧云埋怨道∶「让

我乾等了二十多分钟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。」就在此时，背後传来∶「嗯┅┅轻点嘛┅┅不要捏那麽用力┅┅

会┅┅会痛呀┅┅达令┅┅」建华一听到这声音，知道是怎麽一回事，顿令他心猿意马。於是，他故意把右手

搭在她的肩头，稍稍用力，把她搂的靠近身旁，她来个象徵性的挣扎後就静止了。建华是何等的老练，一见她没有

拒绝之意，轻轻的就在她的粉颊上吻了一下。她「嗯」一声，故作羞答答地道∶「不┅┅不要嘛┅┅」她的这

几句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，他是个厉害角色怎不知，於是大胆的把她搂在怀抱，宽厚的嘴唇即印烙在她的樱桃小

嘴上。同时，双手也不甘寂寞，右手从衣襟下探入探索山峰，左手伸入裙内往神秘的三角地带探险。他的手是何等

的技巧，只过片刻，便乳头发硬，三角裤也湿了。

建华也因亢奋而至鸡巴发硬，隔衫打虎已不敷需要，於是轻解罗衫，除去乳罩，使的她那对巍峨的乳峰彻底暴

露，并且也把三角裤拉到膝间。他先用手指捻揉着乳头，出其不意的把整个乳房握紧，使劲的又揉、搓、捏。

过了大约五分钟，他的手慢慢下移，触摸到她那丛毛茸茸的阴毛，於是伸出手指，插进巧云的阴道内扣弄着。

巧云只觉身躯愈来愈热，忍不住的摇摆起来。此刻她似经不起这挑逗∶「建华，吻┅┅吻我┅┅吻我┅┅」

建华於是低下头去吻她，巧云丁香暗渡，翻弄、搅动地动着，直到透不过气来，才把他推了开。

建华把巧云扶正，坐在他怀里，扶起阳具，从背後就顺着淫水找寻那消魂的洞口，可是也许姿势不对，就是插

不进去。巧云可急了，不管这里是什麽地方，一伸手就引着阳具滑入了桃源洞中。只听「滋」的一声，全根到底。

「啊┅┅痛┅┅好涨┅┅又好舒服┅┅」巧云坐在上面，采取主动，感觉无上的快乐。肥白的屁股不停的往下

坐又往上提，来回的猛套着。

她渐渐进入佳境，动作愈来愈剧烈，双方也流汗不已。

她口中更哼出了快美的乐章∶「┅┅嗯┅┅好呀┅┅喔┅┅抽┅┅插┅┅哎哟┅┅真美妙┅┅哎哟┅┅我的┅

┅我的天呀┅┅我痛快死了┅┅哎哟┅┅我的穴┅┅想不到┅┅还可以┅┅插大鸡巴┅┅小穴被大鸡巴┅┅插得太

过瘾了┅┅哎呀┅┅哎┅┅」既销魂又痛快，使巧云忘了形。

淫水如缺堤的黄河，滚滚而出，把建华的阴毛和大腿都弄湿了。

建华一边玩着她那肥大的双乳，又看她那肥美的臀上上下下的磨着大阳具，真是刺激。

毕竟是女人，套得不到六十下，勃气喘吁吁了。巧丢喘着气说∶「哦┅┅真舒服┅┅我┅┅我不行了┅┅换你

┅┅你在上面┅┅」於是，建华把她抱了起来，用了狗爬式。建华挺着大阳具，摇动腰臀，拼命的向小穴猛插

狂抽。

巧云狂旋着肥臀，又一个劲的浪叫∶「哎哟┅┅你再用┅┅用劲插吧┅┅哎哟┅┅喔┅┅我的亲丈夫┅┅我的

好汉子┅┅插吧┅┅我要死在┅┅你的大鸡巴上┅┅插呀┅┅插呀┅┅插破┅┅插烂┅┅插烂我的小穴好了┅┅噢

┅┅我的妈呀┅┅哎┅┅」在此地，出入的人多，他的心里难免有春光外泄的感觉，所以欲其能快点达到目的，

因此他埋着头，疯狂的猛抽猛送。也许建华的功作过猛，所以频频发出「卜滋」「卜滋」把座椅震动「吱吱唔唔」

的声音。

他们的前面此刻正坐着一对四十多岁的情侣，相互的搂抱着，沈浸在喇叭所放出的柔和言乐之中。可能是所坐

的座位不佳，离巧云和建华的位置较近，因此被他们惹火的动作弄的苦不堪言，气氛被破坏的荡然无存。

那男的一忍再忍，实在熬不住了，他站起身来，微弯着腰，手从椅背伸出，轻拍着建华的肩头说∶「年青人，

动作轻点，你们所发出的声音，可比音乐还大唷！」建华此时正达亢奋，哪有把他的话听入耳中，仍是我行我

素，又猛又狠的继续抽送。

巧云可能还不知道因惹火的动作扰乱到他人，她依然是乐得呼呼呐喊∶「哎唷喂┅┅达令┅┅你┅┅你的

大鸡巴又粗又厉害┅┅干的┅┅我的小穴麻趐趐┅┅唔┅┅你┅┅你真行┅┅我┅┅我乐死了┅┅快┅┅插快点┅

┅」巧云的催促，使得建华不知如何是好，干这种事照理应该是旁人不知、鬼不觉之下进行，现在既然让人看

到，而又出面干扰，这种兴趣难免打了折扣。也就在这种心情下，他把抽送的速度从每小时一百公里降到六十。

这下可不得了，巧云非常敏感，知道他减低了抽送的速度，即打气道∶「亲哥哥┅┅别泄气嘛┅┅我┅┅我再

过一阵子就要┅┅泄精了┅┅你┅┅你能不能加点劲┅┅让┅┅让我尝到┅┅高潮的滋味┅┅喔┅┅拜托┅┅快┅

┅」坐在前面的男人本想警告能够生效，那知他们变本加厉，这可让他气的肚子一把火，他拉着身旁的女伴说

∶「走，我们出去。」可是临走之前，那男从口袋里掏出了打火机，「蹬」的一声，把打火机划亮了，然後拿

到巧云和建华的身旁照了照，约过了一分钟，他才熄灭离去。虽然是微微的烛光，但它让巧云和建华羞的无地自容

∶他们停止了动作。而烛光一熄，巧云即急急地道∶「走！我们离开这里。」他们付了账，走出了「丽都」，

两人仍意犹未尽，建华提议道∶「巧云，还需不需要呢？我们上旅社如何？」这句话正中她的下怀，她「嗯」

一声。

建华开着车，不一会，已经找到了一家豪华大旅社。

在服务生的引导下他们进入了房间。一进入房间，他把门上锁，两人炽热的目光一接，建华即一把把她搂在怀

中。四片乾涩的嘴唇一接触，即如乾柴烈火，一点即燃。她面红如红柿，日如炬，气喘咻咻，建华何尝不是，两人

早把方才窘事给忘。

建华知道此刻她迫切需要，於是，他除去了她的外衣和胸罩，以及三角裤。

然後上按乳房，下扣阴户。

巧云被他这一招双管齐下，瞬间全身发软，骨头发趐，淫水泊泊。她媚眼如丝，小嘴微启，不时的发出「嗯哼

┅┅」之声。

建华知时机已到，於是就以最快的速度，脱去自己身上的衣服，然後把巧云抱到床上。不停的吻，吻遍了她的

全身，吻到巧云的阴户时，他即张口把巧云的淫水吃了下去，只觉味道，温温的，滑滑的，还有一股腥味。

建华知道巧云是个「大食国女人」，建华为了满足她，决定用九浅一深的方法先治治她，而後再猛送狂抽，看

她怎麽个浪法。

但他进攻前先吮住了阴唇，用舌尖挑着那似花生米的阴核。

只见她花枝乱颤，更加放浪形骸的叫着∶「哎哟┅┅别柢┅┅好丈夫┅┅别舔┅┅舔得人┅┅受不了┅┅哦┅

┅我┅┅我好舒服┅┅再深一点┅┅对┅┅再舔深一点┅┅嗯┅┅里面┅┅哼┅┅痒┅┅我┅┅我要┅┅你快┅┅

快些用大鸡巴┅┅给我┅┅我止痒┅┅」建华听她如此浪叫，於是屏住气息，稳住精关，即开始提起阳具抽送。

「嗯┅┅嗯┅┅哼┅┅哼┅┅好┅┅太好了┅┅我好┅┅好舒服┅┅哼┅┅嗯┅┅」「哥哥┅┅我的┅┅

亲哥哥┅┅哼┅┅哼┅┅我爱┅┅我爱死你┅┅了┅┅哼┅┅」只弄得巧云浑身如火烧，一会儿发抖，一会儿

发软，一会儿趐，又一会儿直发烧┅┅她曾经尝过许多不同的鸡巴，但她从未有过今天的这种感觉┅┅是充实、

是趐麻、又似醉酒，还有点痒丝丝的感觉。

她只感到飘飘然，小腹一烫，原来她已经丢精了。

她感到晕沈沈、昏陶陶，她叹了一口气∶「哼┅┅哥┅┅哥哥┅┅我要上天了┅┅哦┅┅哼真是┅┅美┅┅嗯

┅┅」建华轻轻的吻了她一下，说道∶「我知道。」巧云还是继续狂叫着∶「嗯┅┅哼┅┅妹妹┅┅我┅

┅愿┅┅死┅┅死在你的┅┅怀里┅┅嗯┅┅嗯┅┅」「哦┅┅停┅┅停┅┅哎哟┅┅我又要┅┅丢精了┅┅

哦┅┅好美┅┅」巧云又丢了一次阴精。

1 建华笑道∶「妹妹，你的水好多。」巧云像没命似的猛挺腰凑臀哼着叫∶「哼┅┅嗯┅┅都是┅┅你太

会┅┅会干┅┅不然┅┅穴┅┅也┅┅不┅┅不会出┅┅出那麽多水┅┅」巧云飘飘欲仙，已进入忘我境界。

她主动的搂住建华，并且主动的吻他，那高耸的乳房，紧紧的在他胸前不停的揉搓着。

那丰满的肉球紧贴建华的胸部，使得他欲念加巨。於是，他更加快了速度。

「卜滋┅┅卜滋┅┅」之声不绝於耳，那床也因急速的抽插震动，在叫着∶「格支！格支┅┅」如此急速

的又抽插了二百馀下，巧云已经到了浑然忘我的境界，她狂叫着∶「哦┅┅大鸡巴┅┅哥哥┅┅嗯┅┅快┅┅我┅

┅我爱死你了┅┅你的大鸡┅┅巴撞到了┅┅花心┅┅」「美┅┅真美┅┅又┅┅又要升天┅┅了┅┅」

腰狂扭，臀部猛抬，头也乱摆，真是到了疯狂点。

建华直起直落，下下着底，把巧云弄得又趐又麻，又酸，又痒，一张小嘴也不停的在狂叫∶「┅┅哼┅┅哼

┅┅嗯┅┅妹妹┅┅的穴┅┅穴里┅┅好痒┅┅心里┅┅也痒┅┅」那雪白的屁股，更是一上一下的配合着他

的狂抽猛送，小腹一阵收缩，身体一抖，一股阴精由穴口流出，烫得建华精神一振，突觉一阵舒畅，阳具一抖索，

马眼一开，一股股热精如水箭般，激射向巧云的小穴。

这股水箭，射得巧云浑身一颤∶「啊┅┅天啊┅┅我上天┅┅了┅┅」两人精疲力尽的拥抱着。

巧云开口说∶「沈主任，难怪你能让那麽多女人甘心情愿的为你死，想不到你本领真好。」建华辩着说∶

「什麽女人，我又惹谁了？」「别装蒜，我都知道，在你前期为你死的有廖景. 现在又有孟玉珍、崔美玲在

手上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其实我什麽都晓得。」这句话要是在一天前讲，那决不觉有事，或许建华还会引以为

荣。但今天一早，那通怪电话的事烦死他了，令他吃睡不安。

现在建华机伶伶的打个冷颤，想了一想，觉得这个女人很可能就是打电话的人。於是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巧云

拖下床来，用力一推，把个娇小的躯体掉在墙角。

巧云这个浪荡女子，何时曾吃过这种苦头，更料想不到刚才和她翻云覆雨，极尽能事的建华会如此待她。一时

间吓得面如土色，连哭都忘了，缩在墙角直发抖。

建华恶狠狠的说∶「是你打电话恐吓威胁我，是不是？」「什麽电话？我哪有打电话给你。」巧云

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，凄凄的说∶「你这贱人，不让你尝尝厉害，你是不会说的。」於是，建华从桌上拿了一

只酒瓶，一把塞入巧云的阴户中。

香槟酒瓶，前面小倒也罢了，但後面光滑的愈来愈大，而建华又猛力一插，刚才已是如此销魂的巧云如何受得

了，苦苦哀求的说∶「沈主任，我真的没有打电话给你。」沈建华可不管她说什麽，一味的把酒瓶往里塞，直

到小穴涨得无法再涨时，又狠命的把酒瓶拔出来，只见阴户血渍班班。

这可苦了受挨的巧云∶「沈主任┅┅我┅┅我真的┅┅真的没有┅┅打┅┅打电话给┅┅给你┅┅」愈来愈有

气无力的哀求着。

建华见她竟然如此耐磨，心一狠，把巧云一抓，转过了身。

巧云还以为沈建华心动了要用大鸡巴插她，竟然哼了起来∶「沈主任┅┅哼┅┅嗯┅┅来插嘛┅┅人家┅

┅又痒┅┅痒了┅┅别别┅┅别逗┅┅逗人┅┅嗯┅┅哼┅┅」建华在气头上，看到巧云竟然如此浪法，於是

把早已挺起的大堆巴一杆进洞直抵花心，直刺得巧云哼哼连声∶「好┅┅好了┅┅哼┅┅你的┅┅大鸡巴太┅

┅太可爱了┅┅我┅┅我舒服死了┅┅美┅┅我的亲┅┅亲哥哥┅┅小穴美┅┅美死了┅┅小穴充实极了┅┅满足

极了┅┅」真没想到巧云是如此浪法，刚才用酒瓶插的痛苦似乎全不见了，只是拼命扭着大屁股往後冲撞建华

的小腹。

建华看她不肯说，又见到两片大白屁股中问的屁眼，存心折磨她。於是扶住她的屁股，吐了一口口水在屁眼上，

用酒瓶一把插入。

只痛得巧云花容失色∶「你┅┅你┅┅好狠┅┅怎麽搞┅┅人家的屁眼┅┅哦┅┅痛┅┅好痛┅┅不要┅┅我

┅┅我吃不消┅┅求你┅┅放过我┅┅好┅┅不好┅┅求求┅┅求你┅┅」真有点泣不成声了。

建华见她是真痛了，於是冷声问道∶「是谁指使你打电话给我？快说。」巧云摇了摇头∶「我┅┅我真的

┅┅真的没有打┅┅打电话┅┅给你┅┅我为什麽┅┅要打给你嘛┅┅」建华既然认定是她，也就毫不客气，

酒瓶又往前一推，只把个大屁股给插翻了，分了好大一个洞。

「痛┅┅哦┅┅痛┅┅痛死我了┅┅不行了┅┅我┅┅我┅┅我会死掉┅┅沈┅┅主任┅┅求你不要┅┅不要

折磨我┅┅我好吗┅┅」建华闻言，心生怜悯，於是把酒瓶抽了出来。可是，他仍咽不下气，改为挺阳捣阴。

这下子巧云但觉痛苦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既趐又麻窜上心头，不由嚷着∶「哦┅┅对对┅┅对┅┅就是这

样┅┅哦┅┅好舒服┅┅好舒服我要┅┅我要升天了┅┅」说完话，一股股的阴精就直喷出来。

因为刚才给折磨得太惨，竟然头伏下地板∶迷迷糊糊的睡了。

建华也看得出真的不是她打的电话了，否则怎会承受如此痛苦也不肯透出一个字，而且还能睡得如此沈稳。但

鸡巴还挺着，总不能挺着睡，岂有放着眼前美女不干的道理，但她又睡着了，干也没意思。

突然发觉，巧云的後庭因刚才的酒瓶插过，还没有完全合拢过来。於是他拔出巨阳，再吐一口口水，就探後花

庭。

由於洞口因开过不太紧，而又有口水滋润，很轻易的就闯入关卡。而且感觉就是不同，热烘烘的又火辣辣的裹

着大鸡巴，真有如处子刚开苞的那种味道，於是忘形狠命的抽插起来。

底下的巧云正睡得香甜，忽然感觉穴心空空如也，就惊醒了。再感觉到屁眼一紧，似乎被什麽东西插了进去，

还以为建华又要折磨她，把她吓得屁股猛抖。

建华正插得有趣，经她如此一抖，更是精神百倍，更加狼抽猛插了起来，这时的巧云才知是建华用他的大鸡巴

在插屁眼。

她的屁眼也不是原封货，早在几年前就被开了，否则一般人怎能忍受得了屁眼塞酒瓶这回事？更妙的是，开过

的屁眼可是跟穴一样，久了不弄，还会想挨插呢！

这回健华可对上了她的味了∶「哦┅┅亲达达┅┅哦┅┅怎麽玩起┅┅妹妹的┅┅的屁眼了┅┅哦┅┅好痛┅

┅又┅┅又好痒┅┅大鸡巴┅┅哥哥┅┅你好大┅┅真大┅┅」巧云有一声没一声的哼着。

上边旱道走起来是火辣辣的酸麻味，下边水道走起来却是痒丝丝的酸麻味，各有不同的好处。

这时的巧云正感到屁眼趐麻，但小穴里也痒了起来，不由自主的更狠摇起屁股，嘴中模模糊糊的直哼着∶

「哼┅┅大鸡巴┅┅汉子┅┅嗯┅┅真┅┅真┅┅厉害┅┅插得我屁眼┅┅屁眼舒服极了┅┅哦┅┅穴心好痒┅┅

痒┅┅穴心┅┅又┅┅又流出水了┅┅哦哦┅┅快┅┅抉插┅┅插┅┅不要停┅┅」建华只感到阳具被紧包着，

美不胜收，又被她摇幌着的屁股弄得好像要断了一般，真有说不出来的舒服，抽插得更激烈了。

听到她直喊穴心痒，於是伸出一只手去探桃源洞，那挨插的穴正在一张一合着，淫水流着下来，直流到她的大

腿上又顺着流下去。

起初，建华还怜香惜玉的只用一只手指去扣弄，但越来愈顺畅，接着用两只手指、三只、四只，最後把一整只

手都伸了进去，拼命的抓着穴心，摇着穴心。

巧云觉得屁眼正涨着，突然穴心也给插着如此的双管齐下的攻击，对巧云而言就好像是同时挨了两支鸡巴一样。

她何曾尝过如此的刺潮，於是猛摇屁股，又挺着阴户，口里有一句没一句的哼着∶「哦┅┅嗯┅┅两支┅┅大

鸡巴┅┅的汉子┅┅好厉害┅┅哦┅┅穴心┅┅穴心要被你摘┅┅摘下了┅┅哼┅┅好狠┅┅狠┅┅哦哦┅┅对┅

┅对对┅┅用劲┅┅我死┅┅死也心甘┅┅情愿┅┅我要┅┅我要死在你的┅┅你的大鸡巴上了┅┅」鸡巴与

屁眼火辣辣的磨擦产生了「吱吱」声，手在阴户中一进一出配合着淫水的「卜滋！卜滋┅┅」声音端是悦耳。

建华感到龟头突然猛涨了一下。屁眼又酸麻，又舒畅，眼前盲着金星，脊椎里直透股凉气，不由自主打个寒颤。

阳精「噗！噗！噗！」的喷在屁眼深处。

两手狠命的用力一抓，但没想到另一只手正抓着穴心。如此一用力，真的就像要摘了下来似的。

巧云拼命大声的叫着∶「哦┅┅插到大┅┅大肠┅┅去了┅┅啊┅┅啊┅┅穴心┅┅被你这┅┅这没有良心┅

┅摘下来了┅┅哦┅┅不行了┅┅我┅┅我升天┅┅升天了┅┅」说完话时，建华只觉得在穴里的那只手被冲

了一下热水，连手指都机伶伶的打了个颤，身下的巧云整个人都瘫痪了。

他也实在太累了，於是就伏在她的身上睡了一觉。

沈太太送着先生到大门口，在他的嘴唇轻轻一吻，建华也回个热吻，然後跨上了车，赶着去上班了。

沈太太──芳瑛目送先生的车子消失後，她转身走回客厅。就在此时，电话「铃┅┅铃┅┅」的响着。她三步

并两步的跑到电话机旁，伸手抓起了话筒，娇滴滴地道∶「喂！沈宅，请问您找那位？」她的声音娇滴可人，

如同黄莺出谷般，对男人很具有吸引力。

电话的另一端先是「嘻┅┅嘻┅┅」一串银铃似的笑声，笑声一停，她应声道∶「沈太太，你想知道我是谁吗？」

沈太太急急地间道∶「请告诉我，你是那位？」对方稍顿之後，理直气壮的说∶「沈建华是我的男人，我

想和他讲讲话。」芳瑛闻言脸色大变，结结巴巴地道∶「你别开玩笑，我是他的太太，他很安份，不可能又有

你这位女人┅┅」她说到这里，对方传来阵阵的笑声，然後把电话给挂断了。

芳瑛对着话筒「喂┅┅喂┅┅」喊了几声，见到对方没有动静，她气愤愤地把电话给挂断。

她一转身走回卧房，一骨碌的躺在床上。她的双眼死瞪着天花板，一点也不眨，她想要把方才所接到的电话当

作没有那麽一回事，可是联想到建华经常彻夜不归，外面必定有了女人。

芳瑛想到这一里，愈想愈气，肚子充满了火药，她想喝点饮料以消除肝火。

可是打开冰箱後，什麽也没有，有的只是乾料、土司等。於是，她拨个电话，叫附近的商店送来饮料。

电话一拨就通∶「喂，全进商店，请问需要什麽东西？我马上为你服务。」电话那头传了一个年青男人的声音。

芳瑛於是说∶「我这里是伦敦道三十八号，麻烦你送些饮料过来。」「好的，好的，马上到。」挂了

电话，芳瑛回到房间，万般无聊，於是装上了录影带，以打发寂寞。按着，萤幕上部出现一对男女在床上缠绵的镜

头。萤幕上出现的尽是令人口乾舌燥的镜头，而满室的气喘声，嗯哼声，浪叫声。

芳瑛这个久旷的女人不知不觉的溶入了剧情，这时她只觉得空气不流通，她快窒息了，而且室内的温度，不知

何时升高了许多。

她完全被电视上的影象所吸引住了。见她的表情，满是羡慕与向往。她不由自主的把身上衣服剥光，配合着剧

情进行，用手去抚摸着双乳。揉搓了一会儿，只觉全身痒得难过，於是用手去扣弄着阴户。

此时，萤幕上的一对男女，正要步入高潮，那声声的浪叫、哼声，还有那气喘丝丝的声音，使得芳瑛的情绪他

随着影片的情节高涨、紧张，热血沸腾┅┅阴户上的手拼命的扣，拼命的插，似乎还觉得不太够时，於是拿了

抱枕在阴户上磨擦。

正在紧张时刻，突然电铃声响。

她以为是沈建华有事回来了，真是喜出望外，披了一件纱质半透明睡衣就去开门。进来的不是沈建华，而是送

货员°°小李。

小李手提着一箱汽水一头就栽进屋，然而当他一见女主人身着薄如蝉翼的睡衣，隐约的肉体可见，在一时间整

个人都发楞，失神地差点把手上的一箱汽水给摔破。

芳瑛见他的一对疯狗目紧盯着她的身上，低头一看才觉得自己的失态，忙不迭掉头走回房间，临走前要小李把

汽水放在冰箱里。

芳瑛躺在床上，心头「卜通卜通」急遽的跳着，因为一时的失态，再加上萤幕上刺激的镜头，已激发起心头上

的无名欲火。她从未关紧的门缝，瞧见小李，见他长的相貌平凡，可是论体格却比自己先生魁梧，年纪也轻的多，

眼前可是一块美肉，可是一想到自己已有了丈夫，怎麽能呢？

她反复思索，最後有了决定，她自语∶建华在外有交女人，我何尝不能交个小白脸。主意打定後，她走出了卧

房，倚在餐桌旁。

这个时候，小李已把汽水摆置好了，掉头朝她的身旁走来。来到了女主人身旁，他想拿了钱就走，但是，见到

芳瑛仍是方才那一身装束，他又再度的看的发呆。

他由上往下直瞧，首先看到的是面带红晕的苹果型的脸蛋，接着是睡衣里面所隐藏的一对又圆又挺的乳峰，乳

头是呈紫红色的，隐约可见。

芳瑛是故意要引诱小李上钩，所以她把双腿张了开。

再往下看，他可以一清二楚的看到她穿着一件小的不能再小，而半透明的三角裤。因为三角裤紧裹着身，所以

阴户显得格外的凸出，那长的长长而黑溜溜的毛儿散布在她的肚脐以下。

这一幕落在小李的眼里，他的心头就好像十五个吊筒，七上八下，不知不觉胯下的大鸡巴已一柱擎天，把裤子

给撑的高高地。

芳瑛眼明，一眼就瞧见他那发威的肉棒。她媚眼含春，吃吃地笑道∶「小李，你底下那边怎麽呢？怪难看

的。」小李闻言，低头一看，发觉失态，不由双颊发涨。

毕竟人家是有夫之妇，又是老主顾，欣赏是可以，但不能动歪念头。於是大声的说∶「我该走了，钱下回一起

算。」他话一说完，移动脚步就要走。

芳瑛见他要走，她可不甘心那将到口的肥肉又给溜了，忙起身挡着他，说∶「小李，你就别走，我一个人无聊，

你就陪我聊聊天嘛！」她一面说着，一面把身体往他的身上靠。

小李此刻可以感觉到，她的乳房随着她的呼吸而磨擦着他的胸前，胯下的大鸡巴也好像顶着一团肉，不由整个

人血脉贲张，气息咻咻。他再也顾不了那麽多了，为逞一时之快，他舒展猿臂，把她紧紧的搂着，同时乾涩的嘴唇

印在她的樱桃小嘴上，热情的吻着。

芳瑛她求之不得，一点也没有拒绝，反而双手紧扣着他的脖子。

两人如火如荼的吻着，大约过了五分钟，小李突然推开她的身子，一脸愧疚的说∶「沈夫人，真抱歉，请原谅

我一时的冲动，我要走了。」芳瑛此刻正是乐在当头，他的这几句话无异是给她当头一棒，她气急败坏的喝道

∶「要走就走！我看你一点都不像男人。」小李闻言，收回移动的脚步，转过身来，冷笑着∶「这是你逼我的，

你可别怪我。」他说着，再度的想把她搂在怀中。

可能是因为方才小李吊她的胃口，因此她假惺惺地说道∶「你┅┅你要干什麽┅┅」他用舌头在嘴唇上舔

了舔，故意装出一副色相，且嘻嘻地笑道∶「夫人，你不是说我一点都不像男人吗？我要让你尝尝我的厉害。」

他双手出其不意的伸出，很轻易的又抱着她。芳瑛被他强而有力的双手紧抱着，她稍稍地挣扎，装模作样地说∶

「不┅┅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欺负我，我是有丈夫的人。」小李紧抱着她，受到发香的扑鼻，今他神智不

清。他低下头贴上嘴唇，印在她的小嘴上，舌头伸入她嘴中搅着丁香。

接吻能使双方的热血澎湃，欲火升华，过了阵子，已不能满足他的渴求。於是，他一面吻着，一面挪出右手从

她的衣缝中伸入，把乳罩上拉，让着手掌能着实的落在乳峰上把玩弄着。

芳瑛被吻的喘不过气，而且乳头被摸的发硬，不由淫水从小穴流出，沿着大腿滴在地上。

女人就好像风平浪静的海面，其实是暗藏漩涡，表面上看去是温文娴雅，但是一经男人煽动欲火，那则一发不

可收拾。

芳瑛就是个例子，她让小李搔到痒处，整个人就好像烈火般，双手把他的颈子抱的紧紧，嘴里也浪哼着∶

「嗯嗯┅┅哎唷┅┅达令┅┅亲哥哥┅┅不要再逼我了┅┅快┅┅我┅┅我需┅┅要┅┅嗯┅┅」小李闻言，

知道火候已够了，於是轻轻的推开她，接着脱下她的睡衣，扯下胸罩和三角裤，同时他也三扒两拨的把自己的衣服

脱个精光。瞬间，两人赤裸裸的相对。

芳瑛羞答答地低下头，粉颊像红柿，她在期待着。

小李把脱好了衣服，毫不犹疑的出动双手先在她的双峰上又揉又捏，然後把身子蹲下，将她的双脚打开，把头

伸到她的胯下，伸出了舌头舔着那沾满了淫水的小穴，直到把淫水舔乾，他即旋着舌头往洞里探入。

芳瑛彷佛觉得有股热流由小穴而传遍了全身，另她全身又趐又麻，两条腿不由发软抖动，几乎无法站着，还

好他的双手紧抓着他的头，否则是无法站立。

也许是小李的舌功具有火候，起先是两腿抖，现在连娇躯也扭了起来，并且嘴里浪叫着∶「唔┅┅我受不了了

┅┅快┅┅快动大鸡巴┅┅嗯┅┅」小李也抑住不了，於是把她抱到餐桌上，手提着枪，对着洞口就插了进去。

芳瑛「嗯」一声，鸡巴已毫无保留的落在她的洞里。

小李一见得逞，即发动攻击，采取长打，使得次次着肉，每每到底。

也许是臀部刚好搁在桌沿，鸡巴更易深入，所以每次插下都能扎实的撞到花心，这可乐得芳瑛叫声连连∶

「嗯┅┅嗯┅┅哎喳┅┅好┅┅就是这样┅┅快┅┅快点┅┅用力点┅┅爽死了┅┅」他抽插了一会，虽然让

她尝到甜头，可是小李并不能满足，於是说∶「我们换个姿势吧！」小李也不管芳瑛赞不赞成，就把芳瑛的双

腿高举，抬至他的肩上，然後再用双手去捧着芳瑛的两面臀部。

芳瑛真的忍不住了，她早已欲火高烧，芳瑛把阴户张开并去迎凑。

「啊┅┅美啊┅┅呀┅┅快┅┅你┅┅真行┅┅真会插┅┅快┅┅重点┅┅美死┅┅我了┅┅有趣┅┅太有趣

┅┅了┅┅快活┅┅死了┅┅心肝┅┅我的心肝┅┅呀┅┅」小李用他的大鸡巴直捣芳瑛的子宫，一下拔出，

一下送入，两副器官磨擦得异常紧凑。

这个姿势，抽插得本就淫荡的芳瑛更加的火上加油了∶「呀┅┅天啊┅┅亲哥哥┅┅我要飞了┅┅不得了┅┅

快┅┅快点┅┅用力┅┅重┅┅加重┅┅」小李这一猛抽猛插，真是山摇地动，餐桌随着芳瑛屁股的扭动，「

吱！吱」叫个不停，好似要拆了一般。

「哎呀┅┅美┅┅美死了┅┅嗯┅┅哼┅┅哼┅┅哦┅┅我┅┅我成仙┅┅了┅┅」她简直是魂飞九重天外了。

她一把紧紧的把住小李，猛摆其臀，扭其腰，这一出摆可真的像是要拆桌子了一样，把整张餐桌弄得更是「

吱吱」作响。

「啊┅┅我不┅┅行┅┅了┅┅快┅┅我完┅┅完了┅┅啊┅┅我┅┅我要出┅┅出水了┅┅」话声一落，芳

瑛的阴精喷射而出。

此时，她已进入高潮时期。

「哥┅┅哥啊┅┅亲爱的┅┅我┅┅我的穴┅┅哎呀┅┅舒服┅┅服┅┅到顶了┅┅美死了┅┅你的大鸡巴┅

┅好美呀┅┅插得我┅魂都飞了┅┅呀┅┅啊啊┅┅我的浪穴┅┅快┅┅我痛快死了┅┅」她死命的扭腰，摆

臀，让那玉茎在她那浪穴中不停地磨擦、旋转。

「大鸡巴┅┅哥哥┅┅快┅┅快┅┅再快点┅┅哎呀呀┅┅痛快死我┅┅真是痛快┅┅快插破我的浪穴┅┅吧

┅┅快┅┅达令┅┅我┅┅我又要┅┅啊┅┅完了┅┅」小李但觉从她的子宫内射出一股阴精，直冲向大龟头，

把他烫得舒服极了。

芳瑛已是第二次出精了，她已感觉昏沈沈的，有如腾云驾雾般的飞向天际。

「哥┅┅大鸡巴哥┅┅哥┅┅啊┅┅你就快┅┅快点泄吧┅┅哎唷┅┅好让我┅┅休息一下┅┅吧┅┅啊啊┅

┅你真把我┅┅我的┅┅浪穴┅┅穴插破┅┅啊┅┅」她淫荡浪哼着，身子一阵抖顶┅┅于宫肉一直在收缩，

她又丢了一次精，是第三次了。

她的浪穴内早就像黄河决堤似的，她真的疯狂了∶「啊┅┅亲爱的┅┅啊┅┅美呀┅┅我┅┅的穴┅┅不

能┅┅再丢了┅┅你的┅┅大东西┅┅插得我┅┅舒服死┅┅了┅┅我┅┅┅我全身┅┅酸麻┅┅真是痛快┅┅死

了┅┅哎┅┅不┅┅不行了┅┅我又要┅┅要完了┅┅我又要┅┅丢精了┅┅不┅┅亲哥哥┅┅停┅┅停一下┅┅

嗯┅┅哼┅┅嗯嗯┅┅好┅┅用力┅┅用力插┅┅插死我┅┅吧┅┅完了┅┅哦┅┅完了┅┅」小李连连动了

将近半个多小时了，他此时有觉得有些腰酸腿麻的，於是他快马加鞭以求大功告成。

一百多下之後，大鸡巴忍不住一阵狂跳，抖颤，猛力一送，直抵穴心一股狂流直射入花心，芳瑛被他的精水一

烫，嘴里更是淫荡浪叫∶「啊┅┅美啊┅┅美死了┅┅烫死我了┅┅痛快┅┅真是┅┅舒服啊┅┅大鸡巴哥哥

┅┅你┅┅你真是插穴的祖宗┅┅真会插┅┅真想不到┅┅你┅┅你的年纪轻轻┅┅却这麽能干┅┅唔┅┅我服了

┅┅」热呼呼的阳精射入了芳瑛的子宫，烫得她全身一阵舒畅，又得到了一次最销魂的快感。她舒服的哼声着

∶「嗯┅┅嗯┅┅哼┅┅」直等到小二哥缩了，小李才把芳瑛的双腿放下。

由於两人运动过份激烈，所以满身大汗，於是芳瑛提议去洗澡。

芳瑛赤裸裸的起身，这时小李才可以看清楚她的曲线美由上至下来欣赏，那具有青春活力，而且弹性极佳的双

乳，正随着她身体的震动而作出有规律的跳动，令人感到泰山压顶。她的全身肌肉更是均匀，真是白如玉脂。虽是

三十出头的人了，仍然玲珑剔透，说她是二十几也绝不会有破绽。

再往下看，只见她将腿抬起，准备移步，正好可看到桃源洞府。那可是一个原始森林般的世界，且别有一番滋

味。只见一条肉缝隐隐约约的出现，肉缝中间可不是那迷死人的洞口吗？小穴的两片粉红阴唇，就像一道的窄门。

小李正看得出神，芳瑛狠狠的捏了他一把说∶「还看，待会再给你看个够，走，洗澡去吧？」於是两人手

牵手，如新婚夫妻一般的走入浴室，两人赤裸的卧在浴池内。这时芳瑛紧偎在小李怀中，他的手捏着她的玉乳，不

停的揉着，只逗得芳瑛哼声连连∶「唔┅┅嗯┅┅嗯┅┅」浴盆内的水，亦被摇得「哗哗」外溢。两人四腿相

贴，芳瑛的玉腿紧紧抵在小李的小腹上。前面两条粉圆修长的玉腿交叉处，乌黑一片，那根肉棒子也正抵在玉腿交

叉处。

她被揉得难过说∶「哥┅┅别揉了┅┅好难过┅┅」这时小李准备把龟头伸入穴口中去「啊┅┅不┅┅不

行┅┅还没洗乾净┅┅」说着竟微抬起娇躯来∶「哥┅┅我帮你洗┅┅」边说着边拿香皂替他在身上抹着，抹到那

鸡巴时，格外的仔细，小手细细的在上面揉弄着。

小李看着她说∶「宝贝，我这一只管用吗？现在我又难过死了。」「哥真是急色鬼，先洗乾净嘛！」

「那我也要替你洗。」说着，一只手摸着她的玉户。

「哼┅┅不要摸，痒死人了。」他轻轻的，慢慢的扣弄着。谁知愈是这样慢，这样轻，愈使她的小穴骚痒、

趐麻。他愈插愈深，她也感到一阵阵的趐痒由穴传到子宫。

经他这样一挑逗，她又觉得需耍了，此时她感到脸上又开始发热，心里痒痒的，他的手指已不能满足需要了。

此时，他把手抽了出来，直视者她的阴户。

她回过头来，看他正望着小穴发呆。忽然，他抬起头，仰着脖子去舔那敏感的地带，直抵到那涨得像花生米大

小的阴核他才罢手。紧接着他又转移阵地，把舌尖伸入小穴内，卷着，吮着、吸着。吸得她全身热，小穴发抖；吮

得她满心跳跃，淫水直流。

他吮着、吸着，他舔到一些略带酸腥又温温的水，居然也一口一口地全给吞下去了。

此时芳瑛已心神摇荡，内心饥渴，又想从小李的抽插来得到她所需要的满足与欲望。她真想叫他上马应战，但

又不愿失去这舌头舔吮的痛快。

他用手拨开她的阴户，使她的阴户更加的张开，好让整个舌头舔了进去，且不停的舔、吸、吮着。

可是，过了阵子，她急嚷着∶「哥┅┅不能┅┅这样┅┅受不住呀┅┅」她发狂了，小腰随着他的舔弄，

玉体不断颤抖，肥臀不断的扭动。

小李又掉头去玩弄着阴核，他把两片小阴唇拨了开，而用着嘴唇上的短胡子去刺激阴核。

如此的嫩肉，整经得起呢？她不禁叫道∶「哥哥┅┅哎呀┅┅不行┅┅这要人家的命了┅┅快放开┅┅哎呀┅

┅难过死了┅┅」他并不停止，仍然进行着。只听她又在叫了∶「┅┅哎呀┅┅好哥哥┅┅快┅┅快┅┅

哎呀┅┅不行┅┅我┅┅我┅┅我要┅┅哼┅┅啊啊┅┅我忍不住了┅┅哎┅┅哎哟┅┅好哥哥┅┅我┅┅我要死

了┅┅哎┅┅」芳瑛一阵紧张，两腿挟着他的头，猛摇猛摆。原本她的腿抬的高高淫水无法流出，淫水就如水

柱喷了出，小李「咕噜」「咕噜」一口口的吃下去，那舌尖又在玉穴四周巡视了一遍，直到乾乾净净为止。然後，

再含住阴核，轻轻的吮着。

她只觉酸痒难耐，不觉轻扭着。他用力抱住圆臀，不让她乱摇。她见情形不对，忙以牙还牙！她忙抓住刚洗得

乾乾净净的大鸡巴张口含住！然後张牙轻咬着大鸡巴。他只觉又痛又痒，有说不出的异样舒服。

她吐出大鸡巴以舌尖点着马眼，点着、点着，大鸡巴越涨越粗大，而且热度也越来越高，她那樱桃小口几乎含

不住了，那马眼竟然爽得流了水。她便像清道夫一样，一遍一遍的来回清扫着，扫得大鸡巴跳个不停。

小李终於忍不住了，一把站起来，把芳瑛放在浴室的地板上。他压了上去，紧紧的吻她┅┅他吻着她的香

舌，吸着她的香津，四片火热的嘴唇胶黏在一起，只吻得口乾舌麻。他分开她的玉腿，跪在地板上，握着龟头轻轻

的磨擦着她的阴核，故意的在逗她。

她禁不住低哼着∶「啊┅┅哎┅┅啊┅┅好人┅┅别磨┅┅磨得人家┅┅穴里痒┅┅痒┅┅插┅┅快插┅┅重

重的插┅┅」只见玉洞津津的流着淫水┅┅他稍一用力，巨大阳具插入了大半，再用力一挺，整只阳物顺着淫

水都插进去了。

她不禁叫了出来∶「┅┅哼┅┅哼┅┅哎┅┅哎呀┅┅亲汉子┅┅哎呀┅┅重点┅┅快┅┅重点┅┅哎┅┅哎

呀┅┅」因为丈夫常不归的芳瑛，久而不食肉味，此时全身微抖着，全身都感到飘飘然，那久积的欲望，一旦

得到发泄，身心俱感麻痒，而非常的充实。

小李听她直叫快点、叫重点。他如奉圣旨般用力，用力，再用力┅┅最後连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。

他喘着，急喘着┅┅终於全身沸腾，在一阵「紧张」和酸麻给他从背椎直传下来，他不禁叫着∶「哦┅┅好夫

人┅┅我丢给你了┅┅」而她也急叫着∶「嗯┅┅哼┅┅唔┅┅哎哟┅┅我舒服┅┅舒服┅┅死了┅┅嗯┅┅

嗯┅┅哼┅┅哼┅┅哎哟┅┅我┅┅我也丢精了┅┅我┅┅完了┅┅」芳瑛一阵颤抖，终於两人同时泄了。

暴风雨终於过去了，一切也恢复了平静。

建华一连几个晚上没回家，芳瑛涨的满肚子气无地发泄，而打电话到公司和沈建华吵了一顿，责备他养有小公

馆，不然怎麽有人打电话来。

建华开始怀疑是孟玉珍搞的鬼，因为最近冷落了她，一直跟崔美玲在一起。

於是，他藉个事把孟玉珍约到咖啡店里。

孟玉珍是个重感情的女子，他听到沈建华竟然诬赖她打电话恐吓他，她心中就下了一个决定，她决定不让自己

心爱的人怀疑。

沈建华看她突然沈默了下去乞还真以为是她所为，心中气恨难消。玉珍也晓得他不能释怀，也不加解释，反而

说∶「建华，走，我们到旅社去，让我们疯狂一下好吗？」听到如此如风铃的声音，又是一脸企盼，沈建华的

心也软了下来。

「想着，毕竟她也是为我才这样作的，若不是爱我，又岂会做这些事？」想到这里，他的心情开朗了起来，

於是两人手牵手的走到附近的旅社开了一个房间。

两人进入了房间，双双的坐在床沿，玉珍依偎在他的怀抱，建华则目不转睛的瞧着眼前这位很久未给予滋润、

显得楚楚可人的美人儿。

玉珍被看的粉颊不由绯红，羞答答地道∶「嗯┅┅瞧你这双色眼，像是没有瞧过女人似的。」建华长啧啧

地赞叹着说∶「唉！玉珍，你不但长的漂亮，也是身裁三绝的佳丽。」玉珍只是吃吃地笑，笑的风骚，美的撩

人，但却显得凄凉。

她的确是值得建华为她着迷，无奈，他天生风流、喜新厌旧，似乎天下的美女都得他和睡过一次方始甘心，因

此冷落了这个小美人。

建华於今美人在抱，可是没有一点冲动的念头，让玉珍等的难耐，不由提醒道∶「达令┅┅你今天怎麽呢？怎

麽迟迟不下手呢？」他闻言如大梦初醒，会过神来，头一低就把嘴唇贴了上。他的右手不断的爱抚着乳房，使

得久未经触男人的玉珍，好像得了疟疾般全身颤抖。左手则伸到她的背後揉动，右手渐渐下移┅┅接触到一团山丘。

「啊┅┅」玉珍的全身起了鸡毛皮，娇躯如蛇般扭着，好像要把他的手给甩了开似的。

建华老练，知道已是时候了，於是飞快的把她的外衣、胸罩和三角裤给脱了下，紧接着就要脱自己身上的衣服。

就在此刻，玉珍出言制止∶「亲哥哥┅┅你稍等，让我来帮你脱。」她说着即伸出妙妙手，像是抽丝剥茧，

把建华身上所有的障碍物一股脑儿给「解放」了。

房间里，绯红色的灯光衬托着肉致致的素体，多惹人遐思，多麽醉人情调！

玉珍把半边的身子挨到他的身上，指头一边按摩，一边摸索着。她场面见得少，不由「唔」地娇呼起来！

建华「喔」了一声，讶道∶「玉珍，你怎麽了啦？」她颤声笑道∶「唉！想不到风流郎，你的本钱愈来愈

雄厚。」他闻言「喀喀」地笑着说∶「你真爱说笑，和以前还不是一样？」他说着说着，即把她推倒，反

骑在她的身上，形成头脚相交，而朝着小穴低头就吻，舌头如青蛀捕蛾，一伸一缩的舔着阴道。

玉珍的小穴被他轻舔了几下，全身的毛孔顿觉大开，热血也沸腾，不由颤着说∶「唔┅┅达令┅┅你的舌功

真利害┅┅两三下我就受不了┅┅」她浪得难以忍受，便伸手扶着鸡巴、小嘴吻着阳具，然後张开了嘴含住大

龟头。

「哥┅┅好大啊┅┅真的变的大多了┅┅我的嘴几乎要吞不下┅┅」建华也被她吮得酸痒难忍，不禁向前

顶。

「好人，别动，我的嘴巴会裂开。」说着，她用舌尖抵着马眼，也吸吮着棱沟。

两人此时都是欲火高涨，身体不停摆动。一个是小屁股拼命上顶，一个雄腰伸缩，最後两个人都忍不住了。建

华转个身，用手握看鸡巴，对着玉珍的阴户，插了进去。玉珍感到一阵刺痛，不由「啊！」的一声叫起来。

还没容她喘气来，建华又是一顶，真是其快如矢，大阳具已尽根而入，龟头顶着发颤的花心。

「唔┅┅哥┅┅你怎麽干的那麽狠┅┅我┅┅我会被你顶死的┅┅」刚浪哼了一半，大龟头又是一顶一抽，

玉珍猛颤，浪水直流。

如此抽插了五十馀下，她更发狂了∶「啊┅┅哼┅┅插死我了┅┅我要哥哥抱┅┅」建华知道她要泄了，

忙用龟头猛磨转着。

「啊！不行┅┅要丢了┅┅」她周身用力，狂抖着，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双腿夹在他腰上的玉腿无力垂下。

此时建华忙紧紧的搂着她，让大龟头感到花心一阵缩缩的快感。

良久，玉珍微微张开美目，嘴角微向上翘，露出一种甜蜜蜜的笑意，凝视着建华道∶「哥┅┅大鸡巴哥哥┅┅

太舒服了┅┅太美了┅┅」建华打趣道∶「好妹妹，这样够不够弥补我对你的冷落？」「太够了，」这时

玉珍感到小巧的阴户中有点发涨，那如婴儿拳头大小的鸡巴还插在里面，而且一厥厥的在抖着。

「哥，说真的，你愈来愈厉害，前阵子你还┅┅」「好妹妹，你说我利害，哪个地方利害？」玉珍闻

言，脸儿发红，撤着娇说∶「嗯┅┅你┅┅你讨厌，不知道嘛！」建华故意猛顶了几下，且用手在她的腋下搔

着痒∶「你说不说？」玉珍先是轻「嗯」一声，接着张嘴，「喀┅┅喀┅┅」的笑着，她笑的拢不合，连眼泪

都流出来了，她结结巴巴地道∶「你┅┅你就饶了我吧┅┅我说、我说。」「好，快说！」「哥哥的┅┅

小兄弟厉害┅┅」说完粉面通红，忙把头埋在他的胸前。

建华满意的笑了，说∶「我也觉得我的鸡巴愈来愈行。」玉珍「嗯」了一声，对他白了一眼，不屑地说∶

「厚脸皮。」建华笑的前仰後翻，说∶「你不信吗？那我又要动了。」他说着，忙又动了起来，他把鸡巴

抽了开，仅让龟头抵在洞口，然後摇摆屁股，使得大龟头像陀螺打转似的。

玉珍一见他的大鸡巴又在动，吃惊地道∶「不┅┅不┅┅你别动了┅┅我受不了┅┅你若再动┅┅我非被你干

死不可┅┅」她说着，忙不迭地双手紧抓着他的腰部。建华可不吃她那一套，虽然腰被抓着，但他仍照动不误。

大约过了五分钟，原本拒绝的玉珍，双手垂放在床上了，两眼紧闭，纤腰像水蛇般的扭动，臀部猛挺，咬紧银

牙，话儿从齿缝蹦了出来∶「啊┅┅达令┅┅妹妹又浪起来了┅┅唔┅┅痒┅┅重一点好吗┅┅」建华打

趣道∶「哼！你不是不需要了吗？」玉珍撤着娇说∶「哥哥┅┅嗯┅┅别笑我嘛┅┅我要嘛┅┅」「好！

那我就插重一点！」说着，他如海底蛟龙，来个长躯直入，每次要插下之前，必先把龟头拉到洞口，然後再直

抵花心。虽然他插得不缓不急，但是也已憋得太久了，有心让阳精早点射出，所以插下的力道很重，每次插下都挟

股劲风，因此必发出「卜」的一声。

玉珍直被干的阵阵麻痒，全身打抖，浪荡百出。她浪声连连∶「哼┅┅达令┅┅这一阵真好┅┅哎呀呀┅

┅大鸡巴哥哥┅┅快┅┅」建华知道她又面临生死关头，忙吸口气，来个连连不绝的重击。

这时的玉珍秀发零乱，银牙咬紧，两条手臂像蛇般紧缠着他的身体，气喘咻咻，显出一付饥渴的神情。建华猛

力的抽插着，顶着，一口气直干了四十多下。

玉珍媚眼微张地道∶「妹妹┅┅的花心┅┅又被你┅┅你撞的花麻┅┅好舒服┅┅咬唔┅┅我┅┅我又要不行

了┅┅我要完了┅┅嗯┅┅」建华的龟头被阴精当头浇下，不由全身打抖不停，腰骨也酸了，眼前金光闪闪，

马眼一松！阳精像水柱般「吱吱」地射了出。

泄了身的玉珍觉得四肢发软，累的眼睛都睁不开，但是，花心一受到阳精冲击，她还鼓其馀力扭摆蛇腰，嘴里

也哼着∶「我┅┅爽死了┅┅也累死我了┅┅」她的声音愈来愈小，最後静止了∶四肢像大字型张的开开，

已不醒人事了。

建华可累的猛喘大气，且频频用手擦着额头的汗水。过了十多分钟，他的鸡巴恢复原状，随着淫精浪水由小穴

中滑了出来。他翻身下马，瞧了身旁的睡美人一眼，即拉着被子盖在两人身上，这才相拥而睡，进入梦乡。

狂风暴雨过後，房间里显得很乱。地板是衣物杂陈，床上是人体交叠，班班的淫水和精水把个床单沾的东一片、

西一片。

待这一对情侣睡醒离去之後，女侍若不花费一两个小时来整理，那恐怕是很难回复到原来面目的。

室内，现在已回复平静了。

直到翌晨六点多，床上被紧抱的美人见在蠕动，她醒了。她睁开一双媚眼，看着紧靠在怀里甜睡的建华，清秀

的俊脸白冠如玉，双目紧闭，挺直的鼻子，下面是一张宽阔的嘴唇，嘴角上翘，睡梦中脸上仍挂着甜睡的笑容。

玉珍看看着自己，正赤裸裸落在他的怀抱，伸手往胯下探，阴户上仍湿淋淋的，不禁面红身热，轻吻了一下他

的脸颊。再想起昨晚和他舍生忘死的肉搏战，他以那气昂昂而无坚不摧的大肉棒直捣花心的深处，把她领入从未有

过的妙境，忍不住握者他的鸡巴，爱不释手。

「啊！」她轻呼了一声。原来这小东西经不起握，又倔强的硬起，她的小手几乎已握不住，她轻轻套动动了几

下。然後，她张开小嘴含住了龟头，先是用着舌头舔着马眼，之後是棱沟。直到她舔的过瘾，他的鸡巴硬到极限，

莫约有七寸多长。

建华此时虽尚在美梦中，但是鸡巴落在她口中，乃不自禁挪动身子，因为有丝丝的趐麻扰乱了他的美梦。

玉珍见他有了动静，她意犹未尽的罢手。她揉揉眼睛，看着手表，已经是七点钟了，建华也快醒了。於是，她

起身下床，拾起地板上的衣服一件件的套上。

临走前，她留个字条∶「建华，永别了，为了表明我没有打电话威胁你。」她留好字条，拿着皮包，头也

不回的走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报纸上登了一个女人自杀的新闻，这个女人不是别人，是孟玉珍，她从十层高楼跳下，当场香消

魂散。

建华触目惊心，倘以为她所留的字条是有意和他开玩笑，没想到她真以死来表明心迹。他非常自责，後悔不该

误会她，否前她也不至於寻死，现在玉珍既然死了，也就证明打电话恐吓也就不是她，但又是会谁呢？

天仁贸易公司的人都知道孟玉珍是个多愁善感的女人，她会自杀无非是为了一个「情」字，可是他们就不知道，

她到底为了哪个男人而死。只有崔美玲的心里清楚，她知道建华和玉珍有过一腿，可是并不知道前几天的事，还以

为是为了她吃醋自杀，心里觉得有点愧疚。

建华桌上的电话响了，拿起听筒一听，知道又是那个女人打的，他摆着斜眼看美玲，见她正在发呆，因此确定

电话也不是美玲打的。

电话的那一端，传来一阵阵冷艳的笑声之後，对方开口道∶「沈主任，你的手段真高，又有一个女人为你

而死，真想不到，你的心肠那麽狠！告诉你，你的女儿现在在我的手中。」只听电话响起了一阵小女孩的叫声

∶「爸爸！爸爸！」正是沈建华那唯一的爱女，现在才上小学的沈亭亭，一点没错。

沈建华急了，大声说∶「你好大胆，你想怎麽样？」结果引得至办公室的人都看了过来，沈建华不好意思，

快侧过身子，低着头同时把声音也压了低，说∶「你到底是谁，你想怎麽样？」但对方已经把电话挂断了，建

华连连喂了几声，但也无济於事。

爱女心切，沈建华立刻开车去看一看女儿是否在学校。一路上忧心重重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只觉得车子似乎太老

爷了，怎麽都开不快，其实现在的时速已是超过规定时速太多了，只不过心里急了才会有这种想法。

好不容易，车子开到亭亭的学校门。建华把车泊好，一开了车门立刻冲进校园。举目一看，现在正是下课时候，

沙堆旁的那群小女生不就有个是亭亭吗？建华冲了过去，抱着亭亭吻了又吻，真怕失去了似的。

亭亭一脸不解的样子喊了一声∶「爸爸！」建华急问道∶「刚才你跟谁在一块，在哪里？」亭亭愕然

道∶「跟一个阿姨，就在这里玩。」建华又急着问∶「什麽阿姨？阿姨人在那里？」亭亭指着地上插着的

一朵花说∶「就是送我这朵花的阿姨，我不认识她。」建华默然了，还是亭亭说∶「我要去上课了。」建

华才知道上课铃声响过了，於是放下亭亭说∶「亭亭乖，亭亭去上课，爸爸下课後来接你，不要乱跑。」亭亭

转身跑进去教室，留下建华苦思不得结果，只好又开车回公司上班。

刚坐在办公桌没多久，电话又响了∶「沈建华，你想不想看一场好戏啊？马上回去，还来得及。哈！哈！哈！」

好一阵冷冰冰的声音，尤其是那阵笑声，直让人觉得毛骨悚然。建华决定回去看一看，究竟家里出了什麽事。

当他一进入家门时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。他听到有人在讲话声，这声音正是他太太芳瑛在说∶「我和死鬼是两

不相欠，他在外面玩女人，我怎麽不能搭上你这位小白脸！」紧接着听到男人沈沈的喘息声和他太太兴奋的呐

喊∶「哎唷喂┅┅亲哥哥┅┅你┅┅你的手真行┅┅把我┅┅我摸的全身都发毛了┅┅唔┅┅您的舌头也真厉

害┅┅把我的小穴舔的既痒又趐┅┅好哥哥┅┅别逗了┅┅快┅┅快骑上来┅┅我需要的很┅┅」建华可真不

明白，他自言自语∶凭我的长相，和我在社会上的地位，哪个女人不争宠？若这些不谈，我的天赋本钱也雄厚，并

不见得会输给他呀！他想知道原因，於是，他轻移脚步，来到门边，把眼睛贴在锁孔上。